

沫若小說戲曲集

山中雜記

郭沫若著

上海四馬路

光華書局印行

1931

山中雜記

一九三〇年十月初版

一九三一年三月再版

1501 — 2500

每冊實價大洋五角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1. 菩提樹下..... 2
2. 三詩人之死.....10
3. 芭蕉花24
4. 鐵盃32
5. 雞雛.....33
6. 人力以上.....46
7. 寶書.....60
8. 曼陀羅花.....68
9. 紅瓜.....86

菩提樹下

(一)

我的女人最喜歡養雞。她的目的並不在研究遺傳，並不想有甚居積，充其量只是想孩子們多吃幾個雞蛋罷了。

因此之故她總是愛養母雞。每逢母雞要生蛋的時候，她真是歡喜極了，她要多把些糧食給她，又要替她做窩。有時候一時要做兩三個窩的都有。

雞蛋節省着吃，吃到後來母雞要孵卵的時候，那是她更操心的時候了。孵卵的母雞每隔一天要

(二)

平的鷄，關於鷄的心理，我也留着了
的記憶。鷄的生活中我覺得很有和人
愛的生活存在着呢。

如在一羣鷄在園子裏放着的時候，請把一
物向鷄羣裏洒去罷。這鷄羣裏面假使有一隻
鷄，你可以看牠必定要咯咯地呼喚起來，讓母雞
去攝取那食物，牠自己是決不肯先吃的，這樣本是一
個很平常的現象。但這個很平常的現象不就有
點像歐洲中世紀的浪漫詩人 (troubadour) 的崇拜
女性嗎？

有一次我們養過三隻牝雞，兩隻雄雞。這兩隻
雄雞中只有一隻得勢，把那三隻母雞都佔有了。那
不得勢的一隻，真是孤苦得可憐。得勢的一隻雄雞
不消說要欺負牠，便連那些娥皇女英們也不把牠
看在眼裏。牠有時性的衝動發作了的時候，偷覷着
自己的情敵不在，便想方設計地去誘惑她們。分明

是沒有食物的，牠也要咯咯地叫，或者去替她們梳理羽毛，但她們總不去睬牠。牠弄得焦急了，竟有用起暴力來的時候，在那時她們一面遁逃，一面裏着驚呼求救的聲音，呼喚她們的大舜皇帝。等到大舜皇帝一來，那位背時的先生又拖着尾巴跑了。

——啊，你這幸福的大舜皇帝！你這過於高傲了的董芳(Don Juan)！你佔領着一羣女性，使同類多添一位曠夫。

那回是我抱了不平。我把得勢的一隻雄鷄賣去了。剩下的一位曠夫和三位貞淑的怨女起初還不甚相投，但不久也就成了和睦的夫婦了。

還有一件更顯著的事情，要算是牝鷄們的母愛。牝鷄孵化了鷄雛的時候，平常是那麼馴善的家禽，立地要變成一些鷺鳥。牠們保護着自己的幼兒是一刻不能懈怠的。她們的兩隻眼睛如像燃着的兩團烈火。她們時常要豎着頭子向四方傾聽。她們全身的神經好像緊張得要斷裂的一樣。她們就這樣加緊的防禦。但她們的防禦有時還要變為攻擊，不怕你便不懷敵意走近牠們，她們也要戛出一種

怪的叫聲，飛來啄你。攝取飲食的時候，她們自己也決不肯先吃的，只是咯咯地喚着鷄雛。假如有別的同類要來分爭，她們不管是雄是雌，一樣地總要毫不容情地撲啄。睡眠或者下雨的時候，她們要把自己的鷄雛抱在自己的胸脅下，可憐胸脯上的羽毛要抱來一根也沒有存在的時候。像這樣的生活，她們要繼續兩三個月之久，在這時期之內，她們的性的生活不消說是完全消滅了的。

(三)

啊，今年的成績真好，我們現在有兩隻母鷄十六隻鷄雛了。

我的女人在二月底從上海渡到福岡來的時候，便養了兩匹母鷄：一匹是黃的，一匹是如像鷹隼一樣。

我們住在這博多灣上的房子，後園是很寬大的。園子正中有一株高大的菩提樹。四月初間我來的時候還沒抽芽，樹身是赤裸着的，我們不知道牠的名字。我們猜牠是栗樹，又猜牠是柿子樹，但

不久漸漸轉青了，不是栗樹，也不是柿樹。我們問鄰近的人，說是菩提樹。

在這菩提樹成蔭的時候，我們的母雞各各孵化了九隻雞雛。這雞雛們真是可愛，有葱黃的，有黑的，有淡黑的，有白的，有如鵪鶉一樣駁雜的，全身的茸毛如像絨團，一雙黑眼如像墨品，啾啾的叫聲真的比山泉的響聲還要清脆。

啊，今年的成績真好，我們有十八隻雞雛，除有一隻被貓兒銜去，一隻病死了外，剩着的這十六隻都平安地長大了起來。現在已經是六月尾上了，雞雛們的羽毛漸漸長出，也可以辨別雌雄了，我們的這十六隻雞雛想來總不會再被貓兒銜去，不會再病死了罷？雞雛吃白米過多時，會得白米病，和人的腳氣病一樣，好端端地便要死去的，但我們現在吃的是麥飯，我們的雞雛們總不會再得白米病了罷。

——啊，今年的成績真好。

我的女人把吃剩着的晚飯，在菩提樹下撒給雞羣吃的時候，她笑着向我這樣說。

鷄雛啾啾地在她腳下爭食，互相擁擠，互相踐踏，互相剝啄着。

三詩人之死

孩子們沒有友伴，出外去的時候，因為國度不同，每每受鄰近的漁家的兒童們欺侮。坐在家裏，時常聽見他們在外面的哭聲，或則流淚回來，有時他們又表現些不好的行爲，說出些不中聽的言語，這當然是從外邊濡染來的了。因此我們便立了一個家規：沒有大人同行時不許他們出去。

但是這又太孤苦他們了。

曉芙時常對我說：我們去買匹兔子來餵罷，兔子乾淨，餵來也不很費事。

五月中旬的一天傍晚，我們便走到一家養兔園去。

兔子的種類很多的。

養兔主人說：兔的蕃殖力很大，生後六個月便要生兒，第一胎五六匹，以後每月一胎，一胎七八匹。

我那時聽了這話，很是出乎意外。我以為這養兔的事業倒是很有利益的一項生意了。譬如在正月裏買一對滿了六個月的兔兒來，養到年底便可以產出將近千匹的子孫了。

不過養兔的人又說：出產太多了，事太麻煩，每胎大概只留兩匹，要殺死五六匹，——這也是一種無形的生存競爭。假如不加屠戮時，恐怕全地球要成為兔子的王國呢。

在兔園裏我們買了一隻懷了孕的雌兔。但是我們的心並不是望她在一年之後替我們產出千匹的子孫，我們的心事只望她產幾匹兒子來替我們的兒子們做做朋友罷了。

我們買的雌兔是波斯種，這只是據養兔的人告訴我們的，毛是棕褐色的，和我們平常看見的山兔一樣。我們從養兔園裏把她抱回寓裏來，養她在“玄關”裏面——日本房屋的玄關就像我們說的“朝門”（江蘇人稱爲“門槽”），大概的結構是前後兩道門的進口中間的一個過道，橫不過一丈，縱不過五尺。

雌兔和我們同居之後，起初異常怕人，但相處一兩日，也就和人親近起來，向人依依求食了。我們每天的清早在草原裏去摘些帶着露水的鮮草來餵她；晚上我們出遊的時候，也把她帶到海岸上去，任她在草原裏閒散。孩子們非常的高興；鄰近的兒童們看見，也覺得非常羨慕。但是高興極了，他們又要常起爭端，因爲他們對於她的態度，不能時常一致。有時一個想作弄她，嚇使她，而別一個又要袒庇她，保護她；小小的保護者時而用出他們最後的武器來：便是放聲大哭了。

相處一禮拜了，十日了，十二日了。歡娛的五月看看便要告終，而我們的雌兔娘娘還不見產生兒子。我們觀察她的動作，觀察她的腹部，也沒有甚麼異常，我們便疑是受了養兔者的欺騙了。

第十三天的清晨，在我起床去開門的時候，我的木屐下感受着一種柔輓的東西，同時發出一聲微弱的鼠叫。我驚異了，以爲是踏死了一隻老鼠了。但我把大門打開時，啊，奇怪！鼠子般的兔兒，在過道裏東一個西一個地爬着。我不禁叫着說道：兔子產了兒了！兔子產了兒了！曉芙和兒子們聽見了，便都跑到門道裏來。

兔兒一共是五匹——我們的兔母自然是第一次的出產了。被我踐踏了的一個，因爲受傷太重，終竟死了。出產好像是在夜半，兔兒並不藏在娘的肚下，凍得如像冰塊一般了。我們趕快把棉花來做了窩。把踏死了的一匹埋在後園裏的茶花樹下。又叫和兒去買了一個豆腐來供養兔母。

兔兒的身長不過是一寸光景，眼還沒有開。光嫩的皮膚連一點茸毛也還沒有。有兩匹是紅色，有